宋書

三五



臣沈　約　撰

索虜

索頭虜姓託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陵降匈奴有數百千種各立名號索頭亦其一也晉初索頭種有部落數萬家在雲中惠帝末并州刺史嬴公司馬騰於晉陽爲匈奴所圍索頭單于猗馳遣軍助騰懷帝永嘉三年馳弟盧率部落自雲中入鴈門就并州刺史劉琨求樓煩等五縣

琨不能制且欲倚盧爲援乃上言盧兄駞有救騰之功舊勲宜録請移五縣民於新興以其地處之琨又表封盧爲代郡公愍帝初又進盧爲代王增食常山郡其後盧國內大亂盧死子又㓜弱部落分散盧孫什翼犍勇壯衆復附之號上洛公北有沙漠南據陰山衆數十萬其後爲苻堅所破執還長安後聽北歸犍死子開字涉珪代立先是鮮卑慕容垂僭號中山晉孝武太元二十一年垂死開率十萬騎圍中山明

年四月珪之遂王有中州自稱曰魏號年天賜九年治代郡桑乾縣之平城立學官置尚書曹開頗有學問曉天文其俗以四月祠天六月末率大衆至陰山謂之却霜陰山去平城六百里深遠饒樹木霜雪未嘗釋蓋欲以暖氣却寒也死則潛埋無墳壟處所至於葬送皆虛設棺柩立冢槨生時車馬器用皆燒之以送亡者開暴虐好殺民不堪命先是有神巫誡開當有暴禍唯誅清河殺萬民乃可以免開乃滅清河

一郡常手自殺人欲令其數滿萬或兼小輦手自執鐍擊檐輦人腦一人死一人代每一行死者數十夜恒變易寢處人莫得知唯愛妾名萬人知其處萬人與開子清河王私通慮事覺欲殺開令萬人爲內應夜伺開獨處殺之開臨死曰清河萬人之言乃汝等也是歲安帝義熙五年開次子齊王嗣字木末執清河王對之號哭曰人生所重者父去何反逆逼令自殺嗣代立謚開道武皇帝十三年高祖西伐長安嗣

先娶姚興女乃遣十萬騎屯結河北以救之大爲
高祖所破事在朱超石等傳於是遣使求和自
是使命歲通高祖遣殿中將軍沈範索季孫
報使反命已至河未濟嗣聞高祖崩問追報範
等絕和親太祖即位方遣範等歸永初三年十
月嗣自率衆至方城遣鄭兵將軍揚州刺史山
陽公達奚斤吳兵將軍廣州刺史蒼梧公孫
表尚書滑稽領步騎二萬餘人於滑臺西南
東燕縣界石濟南渡輜重弱累自隨滑臺戍

主寧遠將軍東郡太守王景度馳告冠軍將軍司州刺史毛德祖戍虎牢遣司馬翟廣率參軍龐諮上黨太守劉談之等步騎三千拒之軍次卷縣土樓虜徙營滑臺城東二里造攻具日往發肖城德祖以滑臺戍人少使翟廣募軍中壯士遣寧遠將軍劉芳之率領助景度守芳之將八十餘人突得入城德祖又遣討虜將軍弘農太守竇應明領五百人建武將軍竇霸領二百五十人並以水軍相繼發咸受翟廣節度初亡命

司馬楚之等常藏竄陳留郡界虜既南渡馳相
要結驅扇疆埸大為民患德祖遣長社令王法政
率五百人據邵陵將劉憐領二百騎至雍丘以防
之楚之於白馬縣襲憐為憐所破會臺送軍資
至憐往迎之而酸棗民王玉知憐南馳以告虜虜
將滑稽領千乘襲倉垣兵吏悉踰城散走陳留
太守嚴慢為虜所獲虜即用王玉為陳留太守
給兵守倉垣十一月虜悉力攻滑臺城東北
崩壞王景度出奔景度司馬陽瓚堅守不動衆

潰抗節不降為虜所殺竇應明擊虜輜重於石濟破之殺賊五百餘人斬其戍主　連內頭張索兒等應明自石濟赴滑臺聞城巳沒遂進屯尹卯竇霸馳就翟廣虜既尅滑臺并力向廣等力不敵引退轉鬬而前二日一夜裁行十許里虜步軍續至廣等矢盡力竭大敗廣霸談之等各單身迸還虜乘勝遂至虎牢德祖出步騎欲擊之虜退屯土樓又退還滑臺長安魏昌藍田三縣民居在虎牢下德祖皆使入城虜別遣黑

猾公率三千人至河陽欲南渡取金墉德祖遣振威將軍河陰令竇晃五百人戍小壘緱氏令王瑜四百人據監倉鞏令臣琛五百人固小平參軍督護張季五百人屯牛蘭又遣將領馬隊與洛陽令楊毅合二百騎緣河上下隨機赴接十二月虜置守於洛川小壘德祖遣翟廣馳往擊之虜退走廣安五守防脩治城塢復還虎牢豫州刺史劉粹遣治中高道瑾領步騎五百據項又遣司馬徐瓊繼之臺遣將輔伯遣姚珍杜坦梁靈寶等水

步諸軍續進徐州刺史王仲德率軍次湖陸黒
矟公遣長史將千人逼賈晃楊毅晃等逆擊禽
之生獲二百人其後鄭兵將軍五千騎掩襲晃
等黒矟渡與并力四面攻壘晃等力少衆散晃
毅皆被重創虜將安平公鵝青二軍七千人南
渡於碻磝東下至泗瀆口去尹卯百許里兗州刺
史徐琰委軍鎮走於是太山諸郡並失守鄭兵
與公孫表及宋兵將軍交州刺史交阯侯晉幾
万五千騎復向虎牢於城東南五里結營分步

騎自成皐開向虎牢外郭西門德祖逆擊殺傷
百餘人虜退還保營鎮北將軍檀道濟率水軍
北救東騎將軍廬陵王義眞遣龍驤將軍沈叔
狸三千人就豫州刺史劉粹量宜赴援少帝景
平元年正月鄭兵分軍向洛攻小壘小壘守將竇
晃拒戰陷没河南太守王涓之棄金墉出奔自
虜分軍向洛德祖每戰輒破之嗣自率大衆至
鄴鄭兵既剋金墉復還虎牢德祖於城內穴城
入七丈二道出城外又分作六道出虜陣後募

敢死之士四百人參軍范道基率二百人爲前
驅參軍郭王符劉規等以二百人爲後係出賊
圍外掩襲其後虜陣擾亂斬首數百級焚燒
攻具虜雖退散隨復更合虜又遣楚兵將軍
徐州刺史安平公涉歸幡能健越兵將軍青州
刺史臨菑侯薛道千陳兵將軍淮州刺史壽
張子張模東擊青州所向城邑皆奔走冠軍
將軍青州刺史竺夔鎭東陽城聞虜將至斂
衆固守龍驤將軍濟南太守垣苗率二府郡又

武奔就夔夔與將士盟誓居民不入城者使移
就山阻燒除禾稼令虜至無所資虜衆向青州
前後濟河凡六萬騎三月三萬騎前追脅城內
文武一千五百人而半是羌蠻流雜人情駭懼
竺夔夜遣司馬車宗領五百人出城掩擊虜衆
披退間二日虜步騎悉至繞城四圍列陣十餘
里至晡退還安水結營去城二十里大治攻具日
日分步騎常來逼城夔夜使殿中將軍竺宗之
參軍賈元龍等領百人於楊水口兩岸設伏虜

將阿伏斤領三百人晨渡水兩岸伏發虜騎四
迸殺傷數十人梟阿伏斤首虜又進營水南去
城西北四里嗣自鄴遣兵益虎牢增圍急攻鄭
兵於虎牢率步騎三千攻潁川太守李元德於
許昌車騎將軍王玄謨領千人助元德守與元
德俱散敗虜即用潁川人庾龍爲潁川太守領
騎五百幷發民丁以戍城德祖出軍擊公孫表
大戰從朝至晡殺虜數百會鄭兵軍從許昌還
合圍德祖大敗失甲士千餘人退還固城嗣又

於鄴遣萬餘人從白沙口過河於濮陽城南寒泉
築壘朝議以項城去虜不遠非輕軍所抗使劉
粹召高道瑾還壽若沈叔狸已追亦宜且追粹
以虜攻虎牢未復南向若便攝軍捨項城則淮
西諸郡無所憑依沈叔狸已頓肥口又不宜便退
時李元德率散卒二百人至項劉粹便助高道
瑾戍請宥其奔敗之罪朝議並許之檀道濟至
彭城以青司二州並急而所領不多不足分赴
青州道近竺夔兵弱先救青州竺夔遣人出

城作東西南塹虜於城北三百餘步鑿長圍
憲遣參軍閻茂等領善射五十人依墻射虜
虜騎數百馳來圍墻墻內納射固墻死戰虜下
馬步進短兵接城上弓弩俱發虜乃披散虜遂
塡外塹引高樓四所蝦蟇車二十乘置長圍內
憲先鑿城北作三地道令通外塹復鑿裏塹內
去城二丈作子塹遣三百餘人出地道欲燒虜攻
具時回風轉爛火不得燃虜兵矢横下士卒多傷
斂衆還入虜塡三塹盡平唯餘子塹蝦蟇車所

不及虜鋒橦攻城夔募人力於城上係大磨石堆之又出於子塹中用大麻縆張骨骨攻車近城從地道中多人力挽令折虜復於城南掘長壘進攻逾急夔能持重垣苗有膽幹故能堅守移時然被攻日久城轉毀壞戰士多死傷餘衆困乏且暮且陷檀道濟王仲德兼行赴之劉粹遣李元德襲許昌庾龍奔迸將宋晃追躡斬龍首元德因苗綏撫并上租粮虜悅勃大肥率三千餘騎破高平郡所統高平方與任城金鄉抗

父等五縣殺略二千餘家殺其男子驅虜女弱兗州刺史鄭順之戍湖陸以兵卒不敢出冠軍將軍申宣戍彭城去高平二百餘里懼虜至移郭外居民并諸營署悉入小城嗣又遣并州刺史伊樓拔助鄭兵攻虎牢填塞兩塹德祖隨方抗拒頗殺虜而將士稍零落四月壬申虜聞道濟將至焚燒器械棄青州走竺夔上言東陽城被攻毀壞不可守移鎮長廣之不期城下以固守以功進號前將軍封建陵縣男食邑四百戶

夔字祖季東莞人也官至金紫光祿大夫嗣率
大衆至虎牢停三日自督攻城不能下回軍向
洛陽留三千人益鄭兵停洛數日渡河北歸虜
安平公等諸軍從青州退還逕趨滑臺檀道濟
王仲德步軍乏粮追虜不及道濟於泰山分遣
仲德向尹卯道濟停軍湖陸仲德未至尹卯聞
虜已遠還就道濟共裝治水軍虜安平公諸軍
就滑臺西就鄭兵共攻虎牢被圍二百日無日
不戰德祖勁兵戰死殆盡而虜增兵轉多虜撞

外城德祖於內更築三重仍舊爲四賊撞三城已毀一保一城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創死者太半德祖恩德素結衆無離心德祖昔在北與虜將公孫表有舊表有權略德祖患之乃與交通音問密遣人說鄭兵云表與之連謀每益表書輙多所治定表以書示鄭兵鄭兵倍疑之言於嗣誅表虜衆盛檀道濟諸救軍竝不敢進劉粹據項城沈俚屯高橋二十一日虜作地道偷城內井井深四十丈山勢峻峭不可得

防至其月二十三日人馬渴乏飢疫體皆乾燥被創者不復出血虜因急攻遂尅虎牢自德祖及翟廣竇霸凡諸將佐及郡守在城内者皆見囚執唯上黨太守劉談之參軍范道基將二百人突圍南還城將潰將士欲扶德祖出奔德祖曰我與此城并命義不使此城亡而身在也嗣重其固守之節勅衆軍生致之故得不死司空徐羨之尚書傅亮領軍將軍謝晦表曰去年逆虜縱肆陵暴河南司州刺史臣德祖竭誠

盡力抗對強寇孤城獨守將涉暮年救師淹緩舉城淪没聖懷垂悼遠近嗟傷陛下殷憂諒闇委政自下臣等謀猷淺蔽託付無成遂令致節之臣抱忠傾覆將士殲辱王略虧挫上墜先規下貽國恥稽之朝典無所辭責雖有司撓筆未加准繩豈宜尸祿昧安殊寵乞蒙屏固以申國法不許德祖滎陽南武陽人也晉末自鄉里南歸初爲冠軍參軍輔國將軍道規爲荆州德祖爲之將佐復爲高祖太尉參軍高祖北伐

以爲王鎭惡龍驤司馬加建武將軍爲鎭惡前鋒斬賊寧朔將軍趙玄石於栢谷破弘農太守尹雅於梨城又破賊大帥姚難於涇水斬其鎭北將軍姚強鎭惡尅立大功蓋德祖之力也長安平定以爲龍驤將軍扶風太守仍遷秦州刺史將軍如故時佛佛虜爲寇復以德祖爲王鎭惡征虜司馬尋復爲桂陽公義真安西參軍南安太守將軍如故復徙馮翊太守高祖東還以德祖督司州之河東平陽二郡諸軍輔國

將軍河東太守代并州刺史劉遵考戍蒲坂長安不守合部曲還彭城除世子中兵參軍將軍如故又除督司州之河東平陽河北雍州之京兆豫州之潁川兖州之陳留九郡軍事滎陽太守將軍如故又加京兆太守高祖踐祚進號冠軍論前後功封觀陽縣男食邑四百戶又除督司雍并三州豫州之潁川兖州之陳留諸軍事司州刺史將軍如故太祖元嘉六年死於虜中時年六十五世祖大明元年以德祖弟子熙祚第

一息翊之紹德祖封虜既尅虎牢留兵居守餘衆悉北歸少帝曰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陽瓚滑臺之逼厲誠固守投命均節在危無撓古之忠烈無以加之可追贈給事中并存卹遺孤以慰存亡尚書令傅亮議瓚家在彭城宜即以入臺絹一百匹粟三百斛賜給文士顏延之爲誄焉龍驤將軍兖州刺史徐琰東陽太守王景度並坐失守鉗髠居作琰五歲景度四歲時宣威將軍潁川太守李元德戍許昌仍除滎陽太守督二

郡軍事其年十一月虜遣軍并招集亡命攻逼許昌城以土人劉遠爲滎陽太守李元德欲出戰兵杖少至夜悉排女牆散潰元德復奔還項城虜又圍汝陽太守王公度將十餘騎突圍奔項城虜又破邵陵縣殘害二千餘家盡殺其男丁驅略婦女一萬二千口劉粹遣將姚聳夫率軍助守項城又遣司馬徐瓊五百人繼之虜掘破許昌城又毀壞鍾離城以立疆界而還嗣死謚曰明元皇帝子燾字佛貍代立母杜氏

冀州人入其宮內生燾燾年十五六不爲嗣所
知遇之如僕隸嗣初立慕容氏女爲后又娶姚
興女竝無子故燾得立壯健有膂力勇於戰鬬
忍虐好殺夷宋畏之攻城臨敵皆親貫甲冑元
嘉五年使大將吐伐斤西伐長安生禽赫連昌
中山王安定封昌爲公以妹妻之昌弟赫連定
在隴上吐伐斤乘勝以騎三萬討定定設伏於
隴山彈箏谷破之斬吐伐斤盡坑其衆定率
衆東還後剋長安燾又自攻不剋乃分軍戍大

城而還燾常使昌侍左右常共單馬逐鹿深入
山澗昌素有勇名諸將咸謂昌不可親燾曰天
命有在亦何所懼親遇如初復攻長安剋之定
西走爲吐谷渾慕璝所禽赫連氏有名衞臣者
種落在朔方塞外部落千餘戶朔方以西西至
上郡東西千餘里漢世徙謫民居之土地良沃
苻堅時衞臣入塞寄田春來秋去堅雲中護軍
賈雍掠其田者獲生口馬牛羊堅悉以還之衞
臣感恩遂稱臣入居塞內其後漸強盛衞臣死

子佛佛驍猛有謀筭遠近雜種皆附之姚興與相抗興覆軍喪衆前後非一關中爲之傷殘高祖入長安佛佛震慴不敢動高祖東還即入寇北地安西將軍義眞之歸也佛佛遣子昌破之青泥俘囚諸將帥遂有關中自稱尊號號年曰眞興元年京兆人韋玄隱居養志有高名姚興備禮徵不起高祖辟爲相國掾宋臺通直郎又並不就佛佛召爲太子庶子玄應命佛佛大怒曰姚興及劉公相徵召並不起我有命即至當以

我殊類不可理其故耶殺之元嘉二年佛佛死昌
立至是為壽所兼壽西定隴右東滅黃龍海東
諸國並遣朝貢太祖踐祚便有志北略七年三
月詔曰河南中國多故湮沒非所遺黎荼炭每
用矜懷今民和年豐方隅無事宜時經理以固
疆埸可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彥之統安北
將軍王仲德兗州刺史竺靈秀舟師入河驍騎
將軍段宏精騎八千直指虎牢豫州刺史劉德
武勁勇一萬以相犄角後將軍長沙王義欣可

權假節率見力三萬監征討諸軍事便速備辦
月內悉發先遣殿中將軍田奇銜命告燾河南
舊是宋土中爲彼所侵今當脩復舊境不關河
北燾大怒謂奇曰我生頭髮未燥便聞河南是
我家地此豈可得河南必進軍今權當斂戍相
避須冬行地淨河冰合自更取之後將軍長沙
王義欣出鎮彭城揔統羣帥告司兗二州曰夫
王者之兵以義德相濟非徒壃理土地恢廣經
略將以大庇蒼生保全黎庶是以蒙踐霜雪踰

歷險難臣國寧民肅清四表昔我高祖武皇帝誕膺明命爰造區夏內夷篡逆外寧寇亂靈武紛紜雷動風舉響軼龍堆聲浮雲朔陵天振地拔山蕩海於是華域肅清謳歌允集主綱帝典煥哉惟文太和烟熅流澤洋溢中葉諒闇委政冢宰黠虜乘釁侵侮上國遂令司兗良民復蹈非所周鄭與遺黎重隔王化聖皇踐祚重光開朗明哲柔遠以隆中興遐夷慕義雲騰波涌方將蹈德履信被藝襲文增修業統作規于後勤施

洽於三方惠和雍於北狄夫養魚者除其猵獺育禽者去其豺狼故智士研其慮勇夫厲其節嘉謀動蒼天精氣貫辰緯莫府忝任禀承廟算翦爪明衣誓不顧命提吳楚之勁卒總八州之銳士紅旗絳天素甲奪日虎步中原龍超河渚興雲散雨慰大旱之思弔民伐罪積後已之情師以順動何征而不克況乎遵養者昧緩復境土而已哉昔灌泗初開狡徒縱逸王旅入關羣豎飆扇襄邑之戰素旗授首半城之役伏尸蔽野

支解體分羽翼摧挫加以搆難西虜結怨蕃龍控弦熸滅首尾逼畏蜂屯蟻聚假息旦夕豈復能超蹈長河以當堂堂之陳哉夫順從貴速歸德惡晚賞褒先附威加後服是以秦趙羈旅披榛委誠施紱秉軒剖符州郡慕容姚泓恃強作禍提挈萬里卒嬰鈇鉞皆目前之誠驗往世之所知也聖上明發愛恤以道懷二州士民若能審決安危翻然革面率其支黨歸投軍門者當表言天臺隨才敘用如其迷心不悛梟首巢穴長

圍既周臨衝四至雖欲壺漿厥篚其可得乎幸
加三思詳擇利害彥之進軍虜悉斂河南一戍
歸河北太祖以前征虜司馬南廣平太守尹沖
爲督司雍并三州豫州之潁川兗州之陳留二郡
諸軍事奮威將軍司州刺史戍虎牢十一月虜
大衆南渡河彥之敗退洛陽滑臺虎牢
諸城竝爲虜所沒尹沖及司馬滎陽太
守崔模抗節不降投塹死沖字子順
天水冀人也先爲姚興吏部郎與興

子廣平公弼結黨欲傾興太子泓泓立沖與弟
弘俱逃叛南歸至是追贈前將軍太祖與江夏
王義恭書曰尹沖誠節志槩繼蹤古烈以爲傷
惋不能已已上以滑臺戰守彌時遂至陷沒
乃作詩曰逆虜亂疆場邊將嬰寇仇堅城効貞
節攻戰無暫休覆瀋不可拾離機難復收勢
謝歸塗單於焉見幽囚烈烈制邑守舍命蹈前
脩忠臣表年暮貞柯見嚴秋楚莊投袂起終
然報強讎去病辭高館卒獲舒國憂戎事諒

未殄民患焉得瘳撫劒懷慼激志氣若雲浮
願想淩扶搖弭旆拂中州爪牙申威靈帷幄
騁良籌華裔混殊風率土浹王猷惆悵懼遷逝
北顧涕交流其後燾又遣使通好幷求婚姻太
祖每答遣之十七年燾號太平眞君元年十九
年虜鎮東將軍武昌王宜勤庫莫提移書益梁
二州往伐仇池侵其附屬而移書越詣徐州曰
我大魏之興德配二儀與造化並立夏殷以前
功業尚矣周秦以來赫赫堂堂垂耀先代逮我

烈祖重之聖明應運龍飛廓清燕趙聖朝丕
業之資奮神武之略遠定三秦西及葱嶺東平
遼碣海隅服從北暨鍾山萬國納貢威風所扇
想彼朝野備聞威德往者劉石苻姚遞據三郡
司馬琅邪保守揚越綿綿連連綿歷年紀數窮
運改宋氏受終仍晉之舊遠通聘享故我朝庭
解甲息心東南之略是爲不欲違先故之大信
也而彼方君臣苞藏禍心屢爲邊寇去庚午年
密結赫連侵我牢洛致師徒喪敗舉軍囚俘我

朝廷仁弘不窮人之非不遂人之過與彼交和前好無改昔南秦王楊玄識達天運於大化未及之前虔越赫連遠歸忠款玄既即世弟難當忠節愈固上請納女連婚宸極任土貢珍自比內郡漢南白雉登俎御羞朝廷嘉之授以專征之任不圖彼朝計壃場之小疵 不相關移竊興師旅亡我賓屬難當將其妻子及其同義告敗闕下聖朝憮然顧謂羣臣曰彼之違信背和與牢洛為三一之為甚其可再乎是若可忍孰

不可忍是以分命吾等磬聲之臣助難當報復使持節侍中都督雍秦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建興公吐奚弼率南秦王楊難當自祁山南出直衝建安令南秦自遣信臣招集舊戶使持節侍中都督雍梁益四州諸軍事安西將軍啓開府儀同三司淮陰公皮豹子負外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南益州刺史建德公庫拔阿浴河引出斜谷阨白馬之險散騎常侍安南將軍雍州刺史南平公[illegible]戟後延出自駱谷直戟漢水冠軍

將軍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建平公宗[罒/火]使持節貟
外散騎常侍冠軍將軍梁州刺史順陽公劉貫德
平遠將軍永安矦若干内亦干出自子午東襲梁
漢使持節侍中都督荊梁南雝三州諸軍事領護
南蠻校尉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
故晉譙王司馬文思寧遠將軍荊州刺史襄陽公
魯軌南趨荊州使持節都督洛豫州及河内諸軍
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淮南王直勤它大
翰爲其後繼使持節侍中都督梁益寧三州諸軍

事領護西戎校尉鎭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晉琅邪王司馬楚之南趣壽春使持節侍中都督揚豫兗徐四州諸軍事征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東安公刀雍東趣廣陵南至京口使持節侍中都督青兗徐三州諸軍事征東將軍青徐二州刺史東海公故晉元顯子司馬天助直趣濟南十道並進連營五千步騎百萬隱隱桓桓以此屠城何城不潰以此奮擊何堅不摧邵陵踐土區區齊桓尚能九合諸侯以致一匡況大魏以沙漠之

突騎兼咸夏之勁卒哉若衆軍就臨將令南海北
汎江湖南溢高岸墊爲浦澤深谷積爲丘陵晉餘
黎民將雲集霧聚仇池之師敧嶇山谷之中何能
自固彼之所謂肆忿於目前之小得以至於敗亡
之大失也昔信陵君濟窮鳩之危義士歸之故我
朝廷欲救難當投命之誠爲此舉動既而愛惜前
好猶復沈吟多殺生生在之一亡十仁者之所不
爲吾等別愛後自馳檄相譬書若攝兵還反復南
秦之國則諸軍同罷能好穆如初若距我義言很愎

遂往敗國亡身必成噬齊之悔望所列上彼朝惠
以報告徐州答移曰知以楊難當投命告敗比之
窮鳩欲動衆以相存拯救危恤難有國者之所用
心雖然移書之言亦已過矣何者楊氏先世以來受
晉爵號脩職守藩爲我西服十載之中再造逆亂
號年建義猖狂妄作爲臣不忠宜加誅討又知難
當稱臣彼國宜是顧畏首尾兩屬求全果是純臣
服事於魏何宜與人和親而聽臣下縱逸昔景
平之末國祚中微彼乘我內難侵我司兗是以

七年治兵義在經略三師涉河秋毫不犯俱崇此信誓不
負約言耳彼伺我軍仍相掩襲俘我甲士翦我邊民
是彼有兩曲我有一直也司馬楚之文思亡命竄伏魯軌刁雍
寔為蠆尾而擁其逋逃開其疆埸元顯無字焉得天助
謬稱假託何足以云又譏竊興師旅不相關移若如來
言又非所受蕭龍國王受我正朔且渠茂虔父子歸款
彼皆殘滅俘馘豈有先言況仇池奉晉十世事宋三葉
九伐所加何傷於彼僕聞師曲為老義作亂雄言貴
稱情不在夸大移書本詣梁益而謬來鄙府大人不遠

幸無過談二十年壽以國授其太子下書曰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洪基恢隆萬世自經營天下平暴除逆掃清不順武功既昭而文教未闡非所以崇太　平之治也今者域內安逸百姓富昌軍國異容宜定制度為萬世之法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序授子任賢安全相附所以休息疲勞式固長久成其祿福古今不易之典也諸朕功臣勳勞日久皆當致仕歸第雍容高爵頤神養壽朝請隨時入陛與論道陳謀而已不須復親有司

苦劇之職其令皇太子嗣理万機揔統百揆更舉賢良以被列職皆取後進明能廣啓選才之路擇人授任而黜陟之故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主者明爲科制宣勑施行於是王公以下上書太子皆稱臣首尾與表同唯用白紙爲異是歲壽伐芮芮虜大敗而還死者十六七不聽死家發哀犯者誅之二十三年虜安南平南府又移書兖州以南國僑置州不依城土多濫北境名號又欲遊獵具區兖州荅移曰夫

皇極肇建寔膺神明之符生民初載實稟沖和之氣故司牧之功宣於上代仁義之道興自諸華在昔有晉混一區宇九譯承風遐戎嚮附永嘉失御天綱圮裂石容苻姚遞秉非據或捿息趙魏或保聚邠岐我皇宋屬當歸曆受終晉民北臨河濟西盡咸汧弔民伐罪流澤五都魏爾時祗德悔 思用和輯交通使命以祈天衷來移所謂分壃畫境其惡久定者也俄而不恒其信虔我國邊侵犴及洛至于清濟往歲入河[illegible]欲

綏理舊城是以頓兵南澨秋塞無犯軍師不能奉遵廟筭保有成功回旆之日重失司兗來移云不因土立州招引亡命夫古有分土而無分民德之休明四方繈負昔周道方隆靈臺初構民之附化八十萬家彼不思弘善政而恐人之棄已縱威肆虐老弱無遺詳觀今古略聽輿誦未有窮凶以延期安忍而懷衆者也若必宜因土立州則彼立徐揚豈有其地往年貴主獻書云強者為雄斯則棄德任力逆行倒施有一於

此何以能振復加欲游獵具區觀化南國今治道方融遠人必至開館飾邸則有司存來歲元辰天人協慶鑾駕旗省方東巡稽嶺若欲邀恩宜赴茲會懷德貴蚤無或後期又稱馳獵積年野無飛伏此邦解網舍前矜蝡育鷇七澤八藪禽獸豐碩虞候蒐算義非所恡三代肆覲其典雖軼呼韓入漢厥儀猶全饋餼之秋毋存豐厚先是虜中謠言滅虜者吳也燾甚惡之二十三年北地盧水人蓋吳年二十九於杏城天台舉

兵反虜諸戎夷普並響應有衆十餘萬壽聞吳
反惡其名累遣軍擊之輒敗吳上表歸順曰自
靈祚南遷禍纏神土二京失統豹狼縱毒蒼元
蹈犬噬之悲舊都哀荼蓼之痛臣以庸鄙杖義
因機乘寇虜天亡之期藉二州思奮之憤故創迹
天台爰暨咸雍義風一鼓率土響同威聲既張
士卒効勇師不崇朝羣狡震裂殄逆鱗於函關
掃凶迹於秦土非仰協宋靈俯允羣願焉能若
斯者哉今平城遺虐連兵大壇東西狼顧威形

莫接長安孤危河洛不戍平陽一薛世連土宇擁率部落控弦五萬東屯潼塞任質軍門私署安西將軍常山白廣平練甲高平進師汧隴北漠護軍結駟連騎提戈載驅胡蘭洛生等部曲數千擬擊僞鎮闔境顒顒仰望皇澤伏願陛下給一旅之衆北臨河陝賜臣威儀兼給戎械進可以厭捍凶寇覆其巢窟退可以宣國威武鎮御舊京使中都有鳴鑾之響荒餘懷來蘇之德謹遣使人趙綰馳表丹誠燾遣軍屢敗乃自率

大衆攻之吳又上表曰臣聞天無貳日地無貳主昔中都失統九域分崩羣凶丘列於天邑飛鴉鴟目於四海先皇慈懷內發愍及戎荒翦偽羌於長安雪黎民之荼炭政教既被民始寧蘇天未忘難禍亂仍起獫狁侏張侵暴中國使長安爲豺狼之墟鄴洛爲蜂蛇之藪縱毒生民虐流兆庶士女能言莫不歎憤傾首東望仰希拯接咸同旱苗之待天澤赤子之望慈親臣仰恩天時以義伐暴輙東西結連南北樹黨五州同

盟迭相要契仰憑威靈千里雲集冀廓除榛莽以待王師義夫始臻莫不兎解虜主二月四日傾資倒庫與臣連營接刃交鋒無日不戰獲賊過半伏屍蔽野伏願特遣偏師賜垂拯接若天威既震足使姦虜潰亡遺民小大咸蒙生造太祖詔曰北地蓋吳起衆秦川華戎響附奮其義勇頻煩克捷壘遣表疏遠效忠款志梟逆虜以立勳績宜加爵號褒奬乃誠可以爲使持節都督關隴諸軍事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北地郡

公使雍梁遣軍界上以相援接燾攻吴大小數十戰不能克太祖遣使送雍秦二州所統郡及金紫以下諸將印合一百二十一紐與吴使隨宜假授屠各反叛吴自攻之爲流矢所中死吴弟吾生率餘衆入木面山皆尋破散其年太原民顔白鹿私行入荒爲虜所録相州刺史欲殺之白鹿詐云青州刺史杜驥使其歸誠相州刺史送白鹿至桑乾燾喜曰我外家也使其司徒崔浩作書與驥使司徒祭酒王琦齎書隨

白鹿南歸遣從弟高梁王以重軍延驥入太原界攻冀州刺史申恬於歷城恬擊破之杜驥遣其寧朔府司馬夏侯祖歡中兵參軍吉淵馳往赴援虜破略太原得四千餘口牛六千餘頭尋又寇兗青冀三州遂及淸東殺略甚衆太祖思弘經略詔羣臣曰吾少覽篇籍頗愛文義遊玄翫采未能息卷自纓紼世務情兼家國徒存日昃終有慚德而區宇未一師饉代有永言斯瘼彌干其慮加疲疾稍增志隨時往屬思之功與

事而廢殘虐遊魂齊民塗炭乃眷北顧無忘
弘拯思揔羣謀掃清逋逆感慨之來遂成短韻
卿等體國情深亦當義篤其懷也詩曰季父
鑒禍先辛生識機始崇替非無徵興廢要有以
自昔淪中畿僭盜百祀不覩南雲陰但見胡
風起亂極治必形塗泰由積否方欲滌遺氛矧
乃穢邊鄙眷言悼斯民納隍良在已逝將振宏
羅一麾同文軌時乎豈再來河清難久俟騁四
安局步騏驥志千里梁傳畜義志伊相抱深恥

賞契將誰寄要之二三子無令齊晉朝取愧鄒
魯士時壃埸之民多相侵盜二十五年虜寧南
將軍豫州刺史北井侯若庫辰樹蘭移書豫州
曰僕以不德荷國榮寵受任邊州經理民物宣
播政化鷹揚萬里雖盡節奉命未能令上化下
布而下情上達也比者以來邊民擾動互有反
逆無復爲害自取誅夷死亡之餘雉菟逃竄南
入宋界聚合逆黨頻爲寇掠殺害良民略取資
財大爲民患[illegible]之[illegible]爲[illegible]彼通連而民之居烟火相

接來往不絕情僞繁興是以南姧北入北姦南叛以類推之日月彌甚姧宄之人數得侵盜之利雖加重法可不禁止僕常申令境局料其姧源而彼國牧守縱不禁御是以遂至滋蔓寇擾壃埸譬猶蚤虱疥癬雖爲小痾令人終歲不安當今上國和通南北好合唯邊境民庶要約不明自古列國封壃有畔各自禁斷無復相侵如是可以保之長久垂之永世故上表臺閣馳書明曉自今以後魏宋二境宜使人迹不過自

非聘使行人無得南北邊境之民烟火相望鷄狗之聲相聞至老死不相往來不亦善乎又能此亡彼歸彼亡此致則自我國家所望於仁者之邦也右將軍豫州刺史南平王鑠答移曰知以邊氓擾動多有叛逆欲杜絶姧宄兩息民患又欲迭送奔亡禁其來往申告嘉貺實獲厥心但彼和好以來矢言每缺侵軼之弊屢違義舉任情背畔專肆暴略豈唯竊犯王黎乃害及行使頃誅討蠻髦事止畿服或有狐奔鼠竄逃

首北境而輒便苞納待之若舊資其粮仗縱為
寇賊往歲擅興戎旅禍加孩耄罔顧善隣之約
不惟壃域之限來示所云彼竝行之雖豐辭盈
覩即事違實興嫌長亂寔彼之由反以為言將
違躬厚之義壃場之民有自來矣且相期有素
本不介懷若於本欲消姧弭暴永存匪石宜
先謹封守斥遣諸亡驚蹄逸鏃不妄入境則邊
城之下外戶不閉王制嚴明豈當獨負來信若
亡命奔越侵盜彼民斯固刑之所取無勞遠及

自荷閫外思闡皇猷毎申勑守宰務敦義讓往
誠未布能不愧怍當重約示以副至懷二十七
年燾自率步騎十萬寇汝南初燾欲爲邊寇聲
云獵於梁川太祖慮其侵犯淮泗遒敕邊戍小
寇至則堅守拒之大衆來則拔民户歸壽陽諸
戍偵候不明虜奄來入境宣威將軍陳南頓二
郡太守鄭琨綏遠將軍汝南潁川二郡太守郭
道隱竝棄城奔走虜掠抄淮西六郡殺戮甚多
攻圍縣瓠城城内戰士不滿千人先是汝南新

蔡二郡太守徐遵之去郡南平王鑠時鎮壽陽遣左軍行參軍陳憲行郡事憲嬰城固守燾盡銳以攻之憲自登郭城督戰起樓臨城飛矢雨集衝車攻破南城憲於內更築扞城立柵以補之虜肉薄攻城死者甚衆憲將士死傷亦過半燾唯恐壽陽有救兵不以彭城爲慮燾遣從弟永昌王庫仁眞步騎萬餘將所略六郡口北屯汝陽時世祖鎮彭城太祖遣隊主吴香鑪乘驛敕世祖遣千騎齎三日粮襲之世祖發百

里內馬得千五百匹衆議舉別駕劉延孫爲元帥延孫辭不肯行舉參軍劉泰之自代世祖以問司馬王玄謨長史張暢暢等並贊成之乃分爲五軍以泰之爲元帥與安北騎兵行參軍垣謙之田曹行參軍臧肇之集曹行參軍尹定武陵園左常侍杜幼文五人各領其一謙之領泰之軍嗣殿中將軍程天祚督戰至譙城更簡閱人馬得精騎千一百匹直向汝陽虜不意奇兵從北來太尉營在汝陽北去城三里許泰之等

虜都不覺馳入襲之殺三千餘人燒其輜重營內有數區氈屋屋中皆有帳器仗甚精食具皆是金銀帳內諸大主帥悉殺之諸亡口悉得東走大呼云官軍痛與手虜衆一時奔散因追之行已經日人馬疲倦引還汝南城內有虜一幢馬步可五百登城望知泰之無後繼又有別帥鉅鹿公餘嵩自虎牢至因引出擊泰之泰之軍未食旦戰已疲勞結陣未及定垣謙之先退因是驚亂棄仗奔走行迷道趨㵎水水

深岸高人馬悉走水爭渡泰之獨不去曰喪敗
如此何面復還遂下馬坐地爲虜所殺㦸𡚁之溺水
死天祚爲虜所執謙之定幼文及將士免者九
百餘人馬至者四百匹世祖降安北之號爲鎮
軍將軍玄謨延孫免官暢免所領沛郡謙之伏
誅定幼文付尚方壽熈初聞汝陽敗又傳彭城有
係軍大懼謂其衆曰但聞淮南遣軍乃復
有竒兵出今年將墮人計中即燒攻具欲走
會泰之死問續至乃停壽陽遣劉康祖救懸

瓠壽煕亦遣任城公拒康祖與戰破之斬任城壽煕攻城四十二日不拔死者甚多任城又死康祖救軍漸進乃委罪大將多所斬戮倍道奔走太祖嘉憲固守詔曰右軍行參軍行汝南新蔡二郡軍事陳憲盡力捍禦全城摧寇忠敢之効宜加顯擢可龍驤將軍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又以布萬匹委憲分賜汝南城內文武吏民戰守勤勞者壽煕雖不尅懸瓠而虜掠甚多南師屢無功爲壽煕所輕侮與太祖書曰彼前使閒諜

詃略姧人竊聞朱脩之申謨近復得胡崇之敗軍之將國有常刑乃皆用爲方州虞我之隙以自慰慶得我普鍾蔡一豎子何所損益無異得我舉國之民厚加奉養禽我卑將衛拔非其身各便鑠腰苦役以辱之觀此所行足知彼之大趣辨校以來非一朝一夕也頃關中蓋吳返逆扇動隴右氐羌彼復使人就而誘勸之丈夫遺以弓矢婦人遺以環釧是曹正欲譎誑取賂豈有遠相順從爲大丈夫之法何不自來取

而以貨賂引誘我邊民募往者復除七年是賞姦人也我今來至此土所得多少孰與彼前後得我民戶邪彼今若欲保全社稷存劉氏血食者當割江以北輸之攝守南度如此釋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敕方鎮刺史守宰嚴供張之具來秋當往取揚州大勢已至終不相縱頃者往索眞珠璫略不相與今所馘截髑髏可當幾許珠璫也彼往日北通芮芮西結赫連蒙遜吐谷渾東連馮弘高麗凡此數國我皆滅之以此

而觀彼豈能獨立芮芮吴提以死其子菟害眞
襲其凶迹以今年二月復死我今北征先除有
足之寇彼若不從命來秋當復往取以彼無足
故不先致討諸方已定不復相釋我往之日彼
作何方計爲塹城自守爲築垣以自鄣也彼土
小雨水便迫掖彼能水中射我也我顯然往取
揚州否彼翳行竊步也彼來偵諜我已禽之
放還其人目所盡見委曲善問之彼前使裴方
明取仇池既得疾其勇功不能容有臣如此尚

殺之烏得與我校邪彼非敵也彼常願欲共我
一過交戰我亦不癡復不是苻堅何時與彼交
戰晝則遣騎圍繞夜則離彼百里宿去彼人民
好降我者驅來不好者盡刺殺之近有穀米我
都噉盡彼軍復欲食噉何物能過十日邪彼吳
人正有所營伎我亦知彼情離彼百里止宿雖
彼軍三里安邏使首尾相次募人裁五十里天
自明去此募人頭何得不輸我也彼謂我攻城
日當掘塹圍守欲出來斫營我亦不近城圍彼

正築隄引水灌城取之彼揚州城南北門有兩江水此二水引用自可如人意也知彼公時舊臣都已殺盡彼臣若在年幾雖老猶有智策今已殺盡豈不天資我也取彼亦須我兵刃此有能祝婆羅門使鬼縛彼送來也此後復求通和聞太祖有北伐意又與書曰彼此和好居民連接爲日已久而彼無厭誘我邊民其有往者復之七年去春南巡因省我民即使驅還自天地啓闢已來爭天下者非唯我二人而已今聞彼

自來誤能至中山及桑乾川隨意而行來亦不迎去亦不送若厭其區宇者可來平城居我往楊州住且可博其土地傖人謂換易爲博彼年巳五十未嘗出户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嬰兒復何知我鮮卑常馬背中領上生活更無餘物可以相與今送獵白鹿馬十二匹并氈藥等物彼來馬力不足可乘之道里來遠或不服水土藥自可療其年大舉北討下詔曰虜近雖摧挫獸心靡革驅逼遺氓復規竊暴比得河朔秦雝華

戎表疏歸謗困棘跂望綏拯潛相糾結以俟王
師弁陳芮芮此春因其來掠掩襲巢窟種落畜
牧所亡太半連歲相持于今未解又猜虐互發
親黨誅殘根本危敝自相殘殄芮芮間使適至
所說竝符遠輸誠歎誓爲掎角遐邇注情既宜
赴獎且水雨豐澍舟檝流通經略之會實在茲
日可遣寧朔將軍王玄謨率太子步兵校尉
沈慶之鎮軍咨議參軍申坦等戈船一萬前
驅入河使持節督青冀幽三州徐州之東安

東莞二郡諸軍事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胥
城侯蕭斌推三齊之鋒爲之統師持節都督徐
兖青冀幽五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鎮軍將軍
徐兖二州刺史武陵王駿揔四州之衆水陸竝
驅太子左衛率始興縣五等侯臧質勤東宮禁
兵統驍騎將軍安復縣開國侯王方回建武將
軍安蠻司馬新康縣開國男劉康祖右軍參軍
事梁坦步騎十萬逕造許洛使持節督豫司雍
秦并五州諸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領安蠻校

尉南平王鑠悉荆河之師方軌繼進東西齊舉
宜有董一使持節侍中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
事太尉領司徒録尚書太子太傅國子祭酒江
夏王義恭德望兼崇風略遐被即可三府文武
幷被以中儀精卒出次徐方爲衆軍節度別府
司空府使所督諸鎮各遣虎旅數道爭先督梁
南北秦三州諸軍事綏遠將軍西戎校尉梁南
北秦三州刺史秀之統輔國將軍楊文德宣武
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弘宗連旗深入震

盪汧隴護軍將軍封陽縣開國侯蕭思話部龍驤將軍枝坦寧遠將軍竟陵太守南城縣開國侯劉德願籍荆雍之勁攬羣師之銳宜由武關稜威震潼指授之宜委司空義宣議量是歲軍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獻金帛等物以助國用下及富室小民亦有獻私財至數十萬者又以兵力不足尚書左僕射何尚之參議發南兗州三五民丁父祖伯叔兄弟仕州居職從事及仕北徐兗爲皇弟皇子從事庶姓主簿諸皇

弟皇子府參軍督護國三令以上相府舍者不
在發例其餘悉倩暫行征符到十日裝束緣
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又募天下弩
手不問所從若有馬步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
皆加厚賞有司又奏軍用不充揚南徐兖江四
州富有之民家資滿五千萬僧尼滿二千萬者
並四分换一過此率討事息即還歷城建武府
司馬申元吉率馬步　餘人向碻磝取泗瀆口
虜碻磝戍主濟州刺史王買德憑城拒戰元吉

破之買德棄城走獲奴婢一百四十口馬二百餘匹驢騾二百牛羊各千餘頭氈七百領麤細車三百五十乘地窖四十二所粟五十餘萬斛城內居民私儲又二十萬斛虜田五穀三百頃鐵三萬斤大小鐵器九千餘口餘器仗雜物稱此玄謨攻滑臺不剋燾自率大衆渡河玄謨敗走燾從弟永昌王庫仁眞發關西兵趨汝潁從弟高梁王阿斗埿自青州道燾自碻磝並南出諸鎭悉斂民保城其十一月至鄒山鄒山戍主宣

威將軍魯陽平二郡太守崔耶利敗沒燾登鄒山見秦始皇刻石使人排倒之遣楚王樹洛眞南康侯杜道儁進軍清西至蕭城步尼公進軍清東至留城世祖遣參軍馬文恭至蕭城江夏王義恭遣軍主嵇玄敬至留城竝爲覘候蕭城虜偃旗旌文恭斥候不明卒與相遇乃捨沛趣南山東至山而虜圍合文恭戰敗僅以身免玄敬亦與留城虜相值幢主華欽繼其後虜望玄敬後有軍引去趨苞橋至欲渡清西沛縣民

燒苞橋夜於林中擊鼓虜謂官軍大至爭渡苞水水深溺死殆半先是燾遣員外散騎侍郎王老壽乘驛就太祖乞黃甘太祖餉甘十簿甘蔗千挺幷就求馬曰自頃歲成民阜朝野無虞春末當東巡吳會以盡游豫臨滄海探禹穴陟姑蘇之臺搜長洲之苑舟檝雖盛寡於良駟想能惠以逸足令及此行老壽反命未出境虜兵深入乃錄還虜又破尉武戍執戍主左軍長兼行參軍王羅漢先是南平王鑠以三百人配羅漢

出戍而尉武東北有小壘因據之或曰賊盛不足自固南依早林寇至易以免羅漢以受命來此不可輒去是日虜攻之矢盡力屈遂沒虜法獲生將付其三郎大帥連鎖鎖頸後羅漢夜斷三郎頭抱鎖亡走得入盱眙城永昌王破劉康祖於尉武引衆向壽陽自青岡屯孫叔敖冢脅壽陽城又焚掠馬頭鍾離南平王鑠保城固守燾自彭城南出十二月於盱眙渡淮破胡崇之等畢留尚書韓元興數千人守盱眙自率大衆南

向中書郎魯秀出廣陵高梁王阿斗渥出山
陽永昌王於壽陽出横江凡所經過莫不殘害
燾至瓜步壞民屋宇及伐蒹葦於滁口造箄筏
聲欲渡江太祖大具水軍爲防禦之備初領軍
將軍劉遵考率軍向彭城至小澗虜已斷道召
還與左軍將軍尹弘守横江少府劉興祖守白
下建威將軍黃門侍郎蕭元邕守禪洲羽林左
監孟宗嗣守新洲上建武將軍秦容守新洲下
征北中兵參軍事向柳守貴洲司馬到元度守

秣山諮議參軍沈曇慶守北固尚書褚湛之先
行京陵仍守西津徐州從事史蕭尚之守練壁
征北參軍管法祖守譙山徐州從事武仲河守
博落尚書左丞劉伯龍守採石尋遷建武將軍
淮南太守仍攝守事遊邏上接于湖下至蔡洲
陳艦列營周亘江畔自採石至于暨陽六七百里
船艦蓋江旗甲星燭皇太子出戍石頭城前將
軍徐湛之守石頭倉城都水使者樂詢尚書水
部郎劉淵之並以裝治失旨付建康乘輿數幸

石頭及莫府山觀望形勢購能斬佛狸伐頭者封八千戶開國縣公賞布絹各萬匹金銀各百斤斬其子及弟偽相大軍主封四百戶開國縣侯布絹各五千疋自此以下各有差又募人賷冶葛酒置空村中欲以毒虜竟不能傷燾鑿瓜步山為盤道於其頂設氈屋燾不飲河南水以駱駝負河北水自隨一駱駝負三十斗遣使餉太祖駱駝名馬求和請婚上遣奉朝請田奇餉以珍羞異味燾得黃甘即噉之并大進酃酒左右

有耳語者疑食中有毒壽不答以手指天而以孫兒示奇曰至此非唯欲爲功名實是貪結姻援若能酬酢自今不復相犯秋豪又求嫁女與世祖二十八年正月朔壽會於山上并及土人會竟掠民戶燒邑屋而去虜初緣江舉烽火尹弘曰六夷如此必走正月二日果退初太祖聞虜寇逃焚燒廣陵城府船乘使廣陵南沛二郡太守劉懷之率人民一時渡江虜以海陵多陂澤不敢往山陽太守蕭僧珍亦斂居民

及流奔百姓悉入城臺送粮仗給盱眙賊逼分
留山陽又有數萬人攻具當往滑臺亦留付郡
城內垂萬家戰士五千餘人有白米陂去郡數
里僧珍逆下諸處水注令滿須賊至決以灌之
虜既至不敢停引去自廣陵還因攻盱眙盡銳
攻城三十日不能剋乃燒攻具退走燾凡破南
兗徐兗豫青冀六州殺略不可稱計而其士馬
死傷過半國人並尤之是歲燾病死謚爲太武
皇帝初燾有六子長子晃字天真爲太子次

曰晉王壽所住屠蘇爲疾雷擊屠蘇倒見厭殆
死左右皆號泣晉王不悲壽怒賜死次曰秦王
烏弈肝與晃對掌國事晃疾之䜛其貪暴壽
鞭之二百遣鎮枹罕次曰燕王次曰吳王名可
博眞次曰楚王名樹洛眞壽至汝南瓜步晃私
遣取諸營鹵獲甚衆壽歸聞知大加搜檢晃
懼謀殺壽壽乃詐死使其近習召晃迎喪於
道執之及國罕以鐵籠㝷殺之以烏弈肝有武
用以爲太子會壽死使嬖人宗愛立博眞爲後

宗愛博眞恐爲奔肝所危矯殺之而自立號年
承平博眞懦弱不爲國人所附晃子濬字烏靏
直懃素爲壽所愛燕王謂國人曰博眞非正不
宜立直懃嫡孫應立耳乃殺博眞及宗愛而立
濬爲主號年爲正平先是虜寧南將軍魯爽兄
弟率衆歸順二十九年太祖更遣張永王玄謨
及爽等北伐青州刺史劉興祖建議伐河北曰
河南阻飢野無所掠脫意外固守非旬月可拔
稽留大衆轉輸方勞伐罪弔民事存急速今僞

帥始死兼逼暑時國內猜擾不暇遠赴關內之
衆裁足自守愚謂宜長驅中山據其關要冀州
已北民人尚豐兼麥已向熟資因爲易向義之
徒必應響赴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潰
臣城守之外可有二千人今更發三千兵假別
駕崔勳之振威將軍領所發隊幷二州望族從
蓋柳津直衝中山申坦率歷城之衆可有二千
駱驛俱進較略二軍可七千許人既入其心腹
調租發車以充軍用若前驅乘勝張永及河南

衆軍便宜一時濟河使聲實兼舉愚計謬允宜
竝建司牧撫柔初附定州刺史取大嶺冀州刺
史向井陘幷州刺史屯雁門幽州刺史塞軍都
相州刺史備大行因事指麾隨宜加授畏威欣
寵人百其懷濟河之曰請大統版假常忿將率
憚於深遠勲之等慊慨之誠誓必死效若能成
功清一可待若不克捷不爲大傷竝催促裝束伏
聽敕旨上意止存河南不納玄謨攻碻磝不克
退還世祖即位索虜求互市江夏王義恭竟陵

王誕建平王宏何尚之何偃以爲宜許柳元景王玄謨顧竣謝莊檀和之褚湛之以爲不宜許時遂通之大明二年虜寇青州爲刺史顏師伯所破退走前廢帝永光元年濬死謚文成皇帝子弘之字第豆胤代立景和中北討徐州刺史義陽王昶昶單騎奔虜太宗泰始初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爲逆四方反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歷城鎮主崔道固等亦各舉兵虜謀欲納昶下書曰易稱利用行師書云

龔行天罰必觀時而後施因機而後舉故夏代有扈四海以平晉定吳會萬方以壹今宗室衰微凶難洊起國有殺君之逆邦罹崩離之難起自蕭墻釁流合境僞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徐南北兗青冀幽七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征北將軍儀同三司徐州刺史義陽王昶踵微子之蹤蹈項伯之迹知機體運歸欵闕庭朕錫以顯爵班同親舊昶弟湘東王進不能扶危定傾退不能降身高謝阻兵安忍簒位自立既無闔

閭靜亂之功而有無知悖禮之變忌棄三正慢易天常覆敗之徵既兆危亡之應已著僞江州刺史晉安王復稱大號自立一隅荆郢二州刺史安陸臨海王劉子綏子頊大擅威令不相祗伏徐州刺史彭城鎮主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歷城鎮主崔道固等皆彼之要藩懼及禍難擁衆獨據各無定主仰觀天象俯察人謀六軍變伐之期率土同軌之日朕承休烈屬當泰運思播靈武廓寧九服豈可得臨萬乘

之機遘時來之遇而不討其餘逆振其艱患哉今可分命諸軍以行九伐使持節征東大將軍安定王直懃伐伏玄侍中尚書左僕射安西大將軍平北公直懃美晨散騎常侍殿中尚書平北將軍山陽公呂羅漢領隴右之衆五萬沿漢而東直指襄陽使持節征南大將軍勃海王直懃天賜侍中尚書令安東大將軍始平王直懃渴言侯散騎常侍殿中尚書令安西將軍西陽王直懃蓋戶千領幽冀之衆七萬濱海而南直

指東陽使持節征南將軍京兆王直懃子侍中司徒安南大將軍新建王獨孤侯尼須散騎常侍西平公韓道人領江雍之衆八萬出洛陽直至壽陽使持節征南大將軍宜陽王直懃新成侍中太尉征東大將軍直懃駕頭拔羽直征東將軍北平公拔敦及義陽王劉昶領定相之衆十萬出濟兖直造彭城與諸軍尅期同到會于秣陵納昶反國定其社稷使荆陽沾德義之風江漢被來蘇之惠若遣將吏不得因生衰亂有所

侵損以傷我國家存救之義王者明宣所部咸使
聞知稱朕意焉既而晉安王子勛事平太宗遣
張永沈攸之北討薛安都大懼遣使引虜虜遣
萬騎救之永攸之敗退虜攻青冀二州並剋執
沈文秀崔道固又下書朕承天序臨御兆民思
闡皇風以隆治道而荆吴僭傲跨肆一方天降
其殃以罰有罪篡戮發於蕭墻毒害嬰於羣
庶徐州刺史薛安都司州刺史常珍奇深體逆
順歸誠獻欵遭難巳久飢饉荐臻或以糊口之

功私力竊盜或不識王命藏竄山藪或為囚徒先被執繫元元之命甚可哀愍其曲赦淮北三州之民自天安二年正月三十日壬寅昧爽以前諸犯死罪以下繫囚見徒一切原遣唯子殺父母孫殺祖父母弟殺兄妻殺夫奴殺主不從赦例若亡命山澤百日不首復其初罪今陽春之初東作方興三州之民各安其業以就農桑有饑窮不自存通其市糴之路鎮統之主勤加慰納遵用輕典以蒞新化若綏導失中

令民逃亡加罪無縱其普宣下咸使聞知朕意焉
此後虜復和親信餉歲至朝庭亦厚相報答泰
豫元年虜狹石鎮主白虎公安陽鎮主莫索公
貞陽鎮主鶩落生襄陽王桓天生等引山蠻
馬步二萬餘人攻圍義陽縣義陽戍司州刺
史王贍遣從弟司空行參軍思遠撫軍行參
軍王叔瑜擊大破之虜退走自索虜破慕容
蠻馬二萬餘人攻圍義陽據有中國而芮芮虜
有其故地蓋漢世匈奴之北庭也芮芮一號大

檀又號檀檀亦匈奴別種自西路通京師三萬
餘里僭稱大號部衆殷強歲時遣使詣京師
與中國亢禮西域諸國焉耆鄯善龜茲姑墨
東道諸國並役屬之無城郭逐水草畜牧以氈
帳爲居隨所遷徙其土地深山則當夏積雪平
地則極望數千里野無青草地氣寒涼馬牛齕
枯噉雪自然肥健國政疎簡不識文書刻木以
記事其後漸知書契至今頗有學者去北海
千餘里與丁零相接常南擊索虜世爲仇讎

故朝廷每覊縻之其東有槃槃國趙昌國渡流沙萬里又有粟特國太祖世並奉表貢獻粟特大明中遣使獻生師子火浣布汗血馬道中遇寇失之

史臣曰久矣匈奴之與中國竝也自漢氏以前綿跨年世紛梗外區驚震中寓周無上筭漢收下策魏代分離種落遷散數十年閒外郡無風塵之警邊城早開晚閉胡馬不敢南臨至于晉始姧黠漸著密邇畿封窺候疆埸俘民略畜

者無歲月而闕焉元康以後風雅雖喪五胡遞
襲翦覆諸華及涉珪以鐵馬長驅席卷趙魏
負其衆力遂與上國爭衡矣高祖宏圖盛略欲
以苞括宇宙爲念逮于懸旗清洛飲馬長涇北
狄衂銳挫鋒閉重嶮而自固于時戎車外動王
命相屬裳冕委蛇輶軒繼路舊老懷思古之
情行人或爲之殞涕自是關河響動表裏寧
壹宮車甫晏戎心外駭覆我牢滑翦我伊瀍
是以太祖忿之開定司兗而兵無勝略棄師隕

衆委甲横原捐州且水荆吴銳卒逸氣未攄偏城孤將銜寃就虜遂廢境延寇僅保清東自是兵摧勢弱邊隙稍廣壯騎陵突鳴鏑日至芻牧年傷禾麥歲犯小則囚虜吏民大則俘執長守羽書繼塗奔命相屬青徐兖冀之間蕭然矣而自本末以來竝有賢才狡筭妙識兵權深通戰術屬韃凌厲氣冠百夫故能威服華甸志雄羣虜至於狸伐纂偽彌熶凶威英圖武略事駕前古雖冒頓之鷙勇檀石之驍強不能及也

遂西吞河右東舉龍碣揔括戎荒地兼萬里雖
裂土分區不及魏晉而華氓戎落衆力兼倍至
乃連騎百萬南向而斥神華胡旆映江穹帳遵
渚京邑荷檐士女喧惶天子內鎮羣心外御羣
寇役竭民徭費殫府實舉天下以攘之而力猶
未足也既而虜縱歸師殲累邦邑剪我淮州俘
我江縣喋喋黔首蹈高天蹐厚地而無所控告
強者爲轉屍弱者爲繫虜自江淮至于清濟
戶口數十萬自免湖澤者百不一焉村井空荒

無復鳴雞吠犬時歲惟暮春桑麥始茂故老遺
氓還號舊落桓山之響未足稱哀六州蕩然無
復餘蔓殘構至於乳鷰赴時銜泥靡託一枝
之間連甍十數春雨裁至增巢已傾雖事舛吳
宮而殲亡匪異甚矣哉覆敗之至於此也太祖
懲禍未深復興外略頓兵堅城棄甲河上是我
有再敗敵有三勝也自此以後通互市納和親
而侵疆軼戍于歲連屬逮泰始搆紛邊將外
叛致夷引寇亡我四州高祖劬勞日昃思一區宇

旍旗卷舒僅而後克後主守文刑德不樹一舉而棄司兗再舉而喪徐方華服蕭條鞠爲茂草豈直天時抑由人事夫地勢有便習用兵有短長胡負駿足而平原悉車騎之地南習水鬬江湖固舟檝之鄉代馬胡駒出自冀北楩柟豫章植乎中土蓋天地所以分區域也若謂氈裘之民可以決勝於荆越必不可矣而曰樓船之夫可以爭鋒於燕冀豈或可乎虞詡所謂走不逐飛蓋以我徒而彼騎也因此而推勝負殆可以一

言蔽之

列傳第五十五　宋書九十五

列傳第五十六　　宋書九十六

臣沈約　新撰

鮮卑吐谷渾

阿柴虜吐谷渾遼東鮮卑也父弈洛韓有二子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廆若洛廆別爲慕容氏渾庶長廆正嫡父在時分七百戶與渾渾與廆二部俱牧馬馬鬬相傷廆怒遣信謂渾曰先公處分與兄異部牧馬何不相遠而致鬬爭相傷渾曰馬是畜生食草飲水春氣發動所以致鬬

鬬在於馬而怒及人邪永別甚易今當去汝萬里於是擁馬西行日移一頓頓八十里經數頓廆悔悟深自咎責遣舊父老及長史乙那樓追渾令還渾曰我乃祖以來樹德遼右又卜筮之言先公有二子福胙並流子孫我是卑庶理無並大今以馬致別殆天所啓諸君試擁馬令東馬若還東我當相隨去樓喜拜曰處可寒虜言處可寒宋言爾官家也即使所從二千騎共遮馬令回不盈三百步欻然悲鳴突走聲若積山如

是者十餘輩一向一遠樓力屈又跪曰可寒此非復人事渾謂其部落曰我兄弟子孫並應昌盛廆當傳子及曾孫玄孫其間可百餘年我乃玄孫間始當顯耳於是遂西附陰山遭晉亂遂得上隴後廆追思渾作阿干之歌鮮卑呼兄為阿干廆子孫竊號以此歌為輦後大曲渾既上隴出罕开西零西零今之西平郡罕开今枹罕縣自枹罕以東千餘里暨甘松西至河南南界昴城龍涸自洮水西南極白蘭數千里中逐水草廬帳

居以肉酪為糧西北諸雜種謂之為阿柴虜渾年七十二死有子六十人長吐延嗣吐延身長七尺八寸勇力過人性刻暴為昂城羌酋姜聰所刺劍猶在體呼子葉延語其大將絶拔渥曰吾氣絶棺斂訖便遠去保白蘭白蘭地既嶮遠又土俗懦弱易為控御葉延小意乃欲授與餘人恐倉卒終不能相制今以葉延付汝汝竭股肱之力以輔之孺子得立吾無恨矣抽劍而死嗣位十三年年三十五有子十二人葉延少而勇果

年十歲縛草爲人號曰姜聰毎旦輒射之射中則喜不中則號叫泣涕其母曰讎賊諸將已屠膾之汝年小何煩朝朝自苦如此葉延嗚咽不自勝答母曰誠知無益然葉延罔極之心不勝其痛耳性至孝母病三日不能食葉延亦不食頗視書傳自謂曾祖弈洛韓始封昌黎公曰吾爲公孫之子案禮公孫之子得氏王父字命姓爲吐谷渾氏嗣立二十三年年四十三有子四人長子碎奚立碎奚性純謹三弟專權碎奚不能制諸大將

共誅之碎奚憂哀不復攝事遂立子視連爲世子委之事號曰莫賀郎莫賀宋言父也碎奚遂以憂死在位二十五年年四十二有子六人子視連以父憂卒不遊娛不酣宴在位十五年年四十二有子二人長曰視羆次烏紇提視羆嗣立十一年年四十二子樹洛干等並小弟烏紇提立紇提立八年年三十五視羆子樹洛干立自稱車騎將軍義熙初也樹洛干死弟阿豺自稱驃騎將軍譙縱亂蜀阿豺遣其從子西彊公

吐谷渾敕來泥拓土至龍涸平康少帝景平
中阿犲遣使上表獻方物詔曰吐谷渾阿犲介
在遐表慕義可嘉宜有寵任今酬其來款可督
塞表諸軍事安西將軍沙州刺史澆河公未及拜
受太祖元嘉三年又詔加除命未至而阿犲死
弟慕璝立六年表曰大宋應運四海宅心臣亡
兄阿犲慕義天朝款情素著去年七月五日謁
者董湛至宣傳明詔顯授榮爵而臣私門不幸
亡兄見背臣以懦弱負荷後任然天恩所報本

在臣門若更反覆擢停信命輒拜受寵任奉
遵上旨伏願詳覈更授章策七年詔曰吐谷渾
慕璝兄弟慕義至誠可嘉宜授策爵以甄忠款
可督塞表諸軍事征西將軍沙州刺史隴西公
先是晉末金城東允街縣胡乞伏乾歸擁部衆
據洮河罕开自號隴西公乾歸死子熾盤立遣使
詣晉朝歸順以爲使持節都督河西諸軍事平
西將軍公如故高祖即位進號安西大將軍熾
盤死子茂蔓立慕璝前後屢遣軍擊茂蔓率

部落東奔隴右慕璝據有其地是歲赫連定於
長安爲索虜拓跋燾所攻擁秦戸口十餘萬西
次罕开欲向涼州慕璝距擊大破之生擒定燾
遣使求慕璝以定與之九年慕璝遣司馬趙敘
奉貢獻并言二萬人捷太祖加其使持節散騎
常侍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
西秦河二州刺史領護羌校尉進爵隴西王弟
慕延爲平東將軍慕璝兄樹洛干子拾寅爲平
北將軍阿豺子煒代鎮軍將軍詔慕璝南國將

士昔沒在佛佛者竝悉致慕璝遣送朱昕之等五十五戶一百五十四人慕璝死弟慕延立遣使奉表十五年除慕延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領西大將軍領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隴西王十六年改封河南王其年以拾虔弟拾寅為平西將軍慕延庶長子繁暱為撫軍將軍慕延嫡子瑍為左將軍河南王世子十九年追贈阿豺本號安西秦沙三州諸軍事沙州刺史領護羌校尉隴西王索虜拓

跋壽遣軍擊慕延大破之慕延率部落西奔白蘭攻破于闐國慮虜復至二十七年遣使上表云若不自固者欲率部曲入龍涸越嶲門并求牽車獻烏九帽女國金酒器胡王金釧等物太祖賜以牽車若虜至不自立聽入越嶲虜竟不至也慕延死拾寅自立二十九年以拾寅為使持節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拾寅東破索虜加開府儀同三司世祖大明五年拾寅遣使

獻善舞馬四角羊皇太子王公以下上舞馬歌
者二十七首太宗泰始三年進號征西大將軍
五年拾寅奉表獻方物以弟拾皮爲平西將軍
金城公前廢帝又進號車騎大將軍其國西有
黃沙南北一百二十里東西七十里不生草木
沙州因此爲號屈眞川有鹽池甘谷嶺北有雀
鼠同穴或在山嶺或在平地雀色白鼠色黃地
生黃紫花草便有雀鼠穴白蘭土出黃金銅鐵
其國雖隨水草大抵治慕賀州

史臣曰吐谷渾逐草依泉檀彊塞表毛衣肉食取資佃畜而錦組繒紈見珍殊俗徒以商譯往來故禮同北面自昔哲王雖存柔遠要荒回隔禮文弗被大不過子義著春秋晉宋垂典不脩古則遂爵班上等秩擬台光辮髮稱賀非尚簪冕言語不通寧敷袞職雖復苞篚歲臻事惟賈道金罽氈毦非用斯急送迓煩擾獲不如亡若令肅慎年朝越常歲饗固不容以異見書取高前策聖人謂之荒服此言蓋有以也


列傳第五十六

宋書九十六



列傳第五十七　　宋書九十七

臣沈約新撰

夷蠻

南夷西南夷大抵在交州之南及西南居大海中洲上相去或三五千里遠者二三萬里乘舶舉帆道里不可詳知外國諸夷雖言里數非定實也

南夷林邑國高祖永初二年林邑王范陽邁遣使貢獻即加除授太祖元嘉初侵暴日南九德

諸郡交州刺史杜弘文建牙聚衆欲討之聞有代乃止七年陽邁遣使自陳與交州不睦求蒙恕宥八年又遣樓船百餘寇九德入四會浦口交州刺史阮彌之遣隊主相道生三千人赴討攻區粟城不尅引還林邑欲伐交州借兵於扶南王扶南不從十年陽邁遣使上表獻方物求領交州詔答以道遠不許十二十五十六十八年頻遣貢獻而寇盜不已所貢亦陋薄太祖忿其違傲二十三年使龍驤將軍交州刺史檀和

之伐之遣太尉府振武將軍宗慤受和之節度和之遣府司馬蕭景憲爲前鋒慤仍領景憲軍副陽邁聞將見討遣使上表求還所略日南民戶奉獻國珍太祖詔和之陽邁果有款誠許其歸順其年二月軍至朱梧戍遣府戶曹參軍日南太守姜仲基前部賊曹參軍蟜弘民隨傳詔畢願高精奴等宣揚恩旨陽邁執仲基精奴等二十八人遣弘民反命外言歸款猜防愈嚴景憲等乃進軍向區粟城陽邁遣大帥范

扶龍大戍區粟又遣水步軍徑至景憲破其外救盡銳攻城五月尅之斬扶龍大首獲金銀雜物不可勝計乘勝追討即尅林邑陽邁父子並挺身奔逃所獲珍異皆是未名之寶上嘉將帥之功詔曰林邑介恃遐險久稽王誅龍驤將軍交州刺史檀和之忠果到列思略經濟稟命攻討万里推鋒法命肅齊文武畢力潔已奉公以身率下故能立勳海外震服殊俗宜加褒飾參管近侍可黃門侍郎領越騎校尉行建武將軍

龍驤司馬蕭景憲協贊軍首勤捷顯著搃勤
前驅剋殄巢穴必能威服荒夷撫懷民庶可持
節督交州廣州之鬱林寧浦二郡諸軍事建威
將軍交州刺史龍驤司馬童林之九眞太守傅
蔚祖戰死並贈給事中世祖孝建二年林邑又
遣長史范龍跋奉使貢獻除龍跋揚武將軍
大明二年林邑王范神成又遣長史范流奉表
獻金銀器及香布諸物太宗泰豫元年又遣使
獻方物初檀和之被徵至豫章值豫章民胡

誕世等反因討平之并論林邑功封杜縣子食
邑四百戶和之高平金鄉人檀憑子也太祖元
嘉二十七年自太子左衛率爲世祖鎭軍司馬
輔國將軍彭城太守元凶弒立以爲西中郎將
雍州刺史世祖入討加輔國將軍統豫州戎事
因出南奔世祖即位以爲右衛將軍孝建二年
除輔國將軍豫州刺史不行復爲右衛加散騎
常侍三年出爲南兗州刺史坐酣飲黷貨迎獄
中女子入內免官禁錮其年卒追贈左將軍謚

曰襄子廣州諸山並俚獠種類繁熾前後屢爲
侵暴歴世患苦之世祖大明中合浦大帥陳檀
歸順拜龍驤將軍四年檀表乞官軍征討未附
乃以檀爲高興太守將軍如故遣前朱提太守
費沈龍驤將軍武期率衆南伐并通朱崖道並
無功輒殺檀而反沈下獄死
扶南國太祖元嘉十一十二十五年國王持黎
跋摩遣使奉獻
西南夷訶羅陁國元嘉七年遣使奉表曰伏承

聖王信重三寶興立塔寺周滿國界城郭莊嚴
清淨無穢四衢交通廣博平坦臺殿羅列狀若
衆山莊嚴微妙猶如天宮聖王出時四兵具足
導從無數以爲守衛都人士女麗服光飾市廛
豐富珍賄無量王法清整無相侵奪學徒遊集
三乘競進敷演正法雲布雨潤四海流通萬國
交會長江眇漫清淨深廣有生咸資莫能銷穢
陰陽調和災厲不行誰有斯美大宋揚都聖王
無倫臨覆上國有大慈悲子育萬物平等忍辱

怨親無二濟之周窮無所藏積靡不照達如日
之明無不受樂猶如淨月宰輔賢良群臣貞潔
盡忠奉主心無異想伏惟皇帝是我眞主臣是
訶羅陁國主名曰堅鎧今敬稽首聖王足下惟
願大王知我此心久矣非適今也山海阻遠無
緣自達今故遣使表此丹誠所遣二人一名毗
紉一名婆田令到天子足下堅鎧微蔑誰能知
者是故今遣二人表此微心此情旣果雖死猶
生仰惟大國藩守曠遠我即邊方藩守之一

上國臣民普蒙慈澤願垂恩逮等彼僕臣國先時人衆殷盛不爲諸國所見陵迫今轉衰弱鄰國競侵伏願聖王遠垂覆護并市易往反不爲禁閉若見哀念願時遣還令此諸國不見輕侮亦令大王名聲普聞扶危救弱正是今日今遣二人是臣同心有所宣啓誠實可信願勑廣州時遣船還不令所在有所陵奪願自今以後賜年年奉使今奉微物願垂哀納

呵羅單國治闍婆洲元嘉七年遣使獻金剛指

鏍赤鸚䳼鳥天竺國白疊古貝葉波國古貝等
物十年呵羅單國王毗沙跋摩奉表曰常勝天
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安隱三達六通爲世間
道是名如來應供正覺遺形舍利造諸塔像莊
嚴國土如須彌山村邑聚落次第羅匝城郭館
宇如忉利天宮殿高廣樓閣莊嚴四兵具足
能伏怨敵國土豐樂無諸患難奉承先王正法治
化人民良善慶無不利處雪山陰雪水流注百
川洋溢八味清淨周匝屈曲順趣大海一切衆

生咸得受用於諸國土殊勝第一是名震旦大
宋楊都承嗣常勝大王之業德合天心仁霑四
海聖智周備化無不順雖人是天護世降生功
德寶藏大悲救世爲我尊主常勝天子是故至
誠五體敬禮呵羅單國王毗沙跋摩稽首問訊
冥後爲子所簒奪十三年又上表曰大吉天子
足下離淫怒癡哀愍群生想好具足天龍神等恭
也供養世尊威德身光明照如水中月如日初
間自是家普照十方其白如雪亦如月光清

淨如華顏色照曜威儀殊勝諸天龍神之所恭敬以正法寶梵行衆僧莊嚴國土人民熾盛安隱快樂城閣高峻如乾他山衆多勇士守護此城樓閣莊嚴道巷平正箸種種衣猶如天服於一切國爲最殊勝吉楊州城無憂天主愍念群生安樂民人律儀清淨慈心深廣正法治化共養三寶名稱遠至一切並聞民人樂見如月初生譬如梵王世界之主一切人天恭敬作禮呵羅單跋摩以頂禮足猶如現前以體布地如殿

陛道供養恭敬如奉世尊以頂著地曲躬問訊忝承先業嘉慶無量忽爲惡子所見爭奪遂失本國今唯一心歸誠天子以自存命今遣毗紉問訊大家意欲自往歸誠宣訴復畏大海風波不達今命得存亦由毗紉此人忠志其恩難報此是大家國今爲惡子所奪而見驅擯意頗忿惋規欲雪復伏願大家聽毗紉買諸鎧仗袍襖及馬願爲料理毗紉使得時還前遣闍邪仙婆羅訶嘗大家厚賜悉惡子奪去啓大家使知今

奉蒪獻頋垂納受此後又遣使二十六年太祖
詔曰訶羅單媻皇媻達三國頻越遐海款化納
貢遠誠宜甄可竝加除授乃遣使策命之曰惟
爾慕義款化效誠荒遐恩之所洽殊遠必甄用
敷典章顯茲策授爾其欽奉凝命永固厥職可
不愼歟二十九年又遣長史媻和沙彌獻方物
媻皇國元嘉二十六年國王舍利媻羅跋摩遣
使獻方物四十一種太祖策命之爲媻皇國王
曰惟爾仰政邊城率貢來庭皇澤凱被無幽不

洽宜班典策授茲嘉命爾其祗順禮度式保厥終可不慎歟二十八年復貢獻世祖孝建三年又遣長史竺那槃智奉表獻方物以那槃智爲振威將軍大明三年獻赤白鸚鵡大明八年太宗泰始二年又遣使貢獻太宗以其長史竺須羅達前長史振威將軍竺那槃智並爲龍驤將軍

槃達國元嘉二十六年國王舍利不陵伽跋摩遣使獻方物太祖策命之爲婆達國王曰惟爾

仰化懷誠馳慕聲教皇風遐暨荒服來款是用
加茲顯策式甄義順尒其祇順憲典永終休福
可不愼歟二十六年二十八年復遣使獻方物
闍婆婆達國元嘉十二年國王師黎婆達陁阿
羅跋摩遣使奉表曰宋國大主大吉天子足下
敬禮一切種智安隱天人師降伏四魔成等正
覺轉尊法輪度脫衆生教化已周入于涅槃舍
利流布起无量塔衆寶莊嚴如須彌山經法流
布如日照明無量淨僧猶如列宿國界廣大民

人衆多宮殿城郭如忉利天宮名大宋揚州大國大吉天子安處其中紹繼先聖王有四海閻浮提內莫不來服悉以慈水普飲一切我雖在遠亦霑靈潤是以雖隔巨海常遙臣屬願照至誠垂哀納受若蒙聽許當年遣信若有所須惟命是獻伏願信受不生異想今遣使主佛大陁婆副使葛抵奉宣微誠稽首敬禮大吉天子足下陁婆所啓願見信受諸有所請唯願賜聽今奉微物以表微心

師子國元嘉五年國王刹利摩訶南奉表曰謹白大宋明主雖山海殊隔而音信時通伏承皇帝道德高遠覆載同於天地明照齊乎日月四海之外無往不伏方國諸王莫不遣信奉獻以表歸德之誠或泛海三年陸行千日畏威懷德無遠不至我先王以來唯以脩德爲正不嚴而治奉事三寶道濟天下欣人爲善慶若在己欲與天子共弘正法以度難化故託四道人遣二白衣送牙臺像以爲信誓信還願垂音告至

十二年又復遣使奉獻

天竺迦毗黎國元嘉五年國王月愛遣使奉表曰伏聞彼國據江傍海山川周固衆妙悉備莊嚴清淨猶如化城宮殿莊嚴街巷平坦人民充滿歡娛安樂聖王出遊四海隨從聖明仁愛不害衆生萬邦歸仰國富如海國中衆生奉順正法大王仁聖化之以道慈施群生無所遺惜帝修淨戒軌道不及無上法船濟諸沈溺群寮百官受樂無怨諸天擁護萬神侍衛天魔降伏莫不

歸化王身端嚴如日初出仁澤普潤猶如大雲
聖賢承業如日月天於彼眞丹最爲殊勝臣之
所住名迦毗河東際于海其城四邊悉紫紺石
首羅天護令國安隱國王相承未嘗斷絶國中人
民率皆修善諸國來集共遵道法諸寺舍中皆
七寶形像衆妙供具如先王法臣自修檢不犯
道禁臣名月愛棄世王種惟願大王聖體和善
群臣百官悉自安隱今以此國群臣吏民山川
珍寶一切歸屬五體歸誠大王足下山海遐隔

無由朝覲宗御之至遣使下承使主父名天魔
悉達使主名尼陁達此人由來良善忠信是故
今遣奉使表誠大王若有所須珍奇異物悉當
奉送此之境土便是王國王之法令治國善道
悉當承用願二國信使往來不絕此反使還願
賜一使具宣聖命備勑所宜款至之誠望不空
反所白如是願加哀愍奉獻金剛指環摩勒金
環諸寶物赤白鸚鵡各一頭太宗泰始二年又
遣使貢獻以其使主竺扶大竺阿彌並爲建威將

軍元嘉十八年蘇摩黎國王那隣那羅跋摩遣
使獻方物世祖孝建二年斤陁利國王釋婆羅
那隣陁遣長史竺留陁及多獻金銀寶器後廢
帝元徽元年婆黎國遣使貢獻凡此諸國皆事
佛道佛道自後漢明帝法始東流自此以來其
教稍廣自帝王至于民庶莫不歸心經誥充積
訓義深遠別爲一家之學焉元嘉十二年丹陽
尹蕭摹之奏曰佛化被于中國已歷四代形像
塔寺所在千數進可以擊心退足以招勸而自

頃以來情敬浮末不以精誠爲至更以奢競爲
重舊宇頹弛曾莫之修而各務造新以相姱尚
甲第顯宅於兹殆盡材竹銅綵糜損無極無關
神祇有累人事建中越制宜加裁檢不爲之防
流道未息請自今以後有欲鑄銅像者悉詣臺
自聞興造塔寺精舍皆先詣在所二千石通辭
郡依事列言本州須許報然後就功其有輒造
寺舍者皆依不承用詔書律銅宅林苑悉没入
官詔可又沙汰沙門罷道者數百人世祖大明

二年有曇標道人與羌人高闍謀反上因是下詔曰佛法訛替沙門混雜未足扶濟鴻教而專成逋藪加姦心頻發凶狀屢聞敗亂風俗人神交怨可付所在精加沙汰後有違犯嚴加誅坐於是設諸條禁自非誡行精苦並使還俗而諸寺尼出入宮掖交關妃后此制竟不能行先是晉世庾冰始創議欲使沙門敬王者後桓玄復述其義並不果行大明六年世祖使有司奏曰臣聞邃宇崇居非期宏峻拳跪槃伏非止敬恭

將以施張四維締制八寓故雖儒法枝派名墨條分至於崇親嚴上厥繇靡爽唯浮圖爲教逷自龍堆反經提傳訓遐事遠練生瑩識恒俗稱難宗旨緬謝微言淪隳拘文蔽道在末彌扇遂乃陵越典度偃倨尊戚失隨方之眇迹迷製化之淵義夫佛法以謙儉自牧忠虔爲道不輕比丘遭道人斯拜目連桑門過長則禮寧有屈膝四輩而簡禮二親稽顙耆臘而直體萬乘者哉故成康創議元興載述而事屈偏黨道挫餘分

今鴻源遥洗群流仰鏡九仙責實百神聳職而

鑯輦之内舍弗臣之珉陛席之間延抗禮之客

懼非所以澄一風範詳示景則者也臣等參議

以爲沙門接見比當盡虔禮敬之容依其本俗

則朝徽有序乘方兼遂矣詔可前廢帝初復舊

世祖寵姬殷貴妃薨爲之立寺貴妃子子鸞封

新安王故以新安爲寺號前廢帝殺子鸞乃毀

廢新安寺驅斥僧徒尋又毀中興天寶諸寺太

宗定亂下令曰先帝建中興及新安諸寺所以

長世垂範弘宣盛化頃遇昏虐法像殘毀師徒
奔迸甚以矜懷妙訓淵謨有扶名教可招集舊
僧普各還本並使材官隨宜修復宋世名僧有
道生道生彭城人也父爲廣武令生出家爲沙
門法大弟子幼而聰悟年十五便能講經及長
有異解立頓悟義時人推服之元嘉十一年卒
於廬山沙門慧琳爲之誄慧琳者秦郡秦縣人
姓劉氏少出家住治城寺有才章兼外內之學
爲廬陵王義眞所知嘗著均善論其詞曰有白

學先生以爲中國聖人經綸百世其德弘矣智周萬變天人之理盡矣道無隱旨教罔遺筌聰叡迪哲何有貝於殊論哉有異學道士陋之謂不照幽冥之途弗及來生之化雖尚虛心未能虛事不遠西域之深也於是白學訪其所以不遠云介白曰釋氏所論之空與老氏所言之空無同異乎黒曰異釋氏即物爲空空物爲一老氏有無兩行空有爲異安得同乎白曰釋氏空物物信空邪黒曰然空又空不翅於空矣白曰三儀靈

長於宇宙萬品盈生於天地孰是空哉黒曰空其自性之有不害因假之體也今構群材以成大廈罔專寢之實積一豪以致合抱無擅木之體有生莫俄頃之留太山蕞累息之固興滅無常因緣無主所空在於性理所難據於事用吾以爲誤矣白曰所言實相空者其如是乎黒曰然白曰浮變之理交於目前視聽者之所同了邪解之以登道場重之以輕異學誠未見其淵深黒曰斯理若近求之實遠夫情之所重者

虛事之可重者實今虛其眞實離其浮偽愛欲之惑不得不去愛去而道場不登者吾不知所以相曉也白日今析豪空樹無　垂蔭之茂離材虛室不損輪奐之美明無常增其愒蔭之情陳若偏篤其競辰之慮貝錦以繁采發輝和羹以鹽梅致旨齊侯追爽鳩之樂燕王無延年之術恐和合之辯危脆之教正足戀其嗜好之欲無以傾其愛競之惑也黑曰斯固理絕於諸華墳索莫之及也白日山高累卑之辭川樹積小之

詠舟壑火傳之談堅白唐肆之論蓋盈於中國矣非理之奧故不舉以為教本耳子固以遺情遺累虛心為道而據事剖析者更由指掌之間乎黑曰周孔為教正及一世不見來生無窮之緣積善不過子孫之慶累惡不過餘殃之罰報効止於榮祿誅責極於窮賤視聽之外漠然不知良可悲矣釋迦關無窮之業拔重關之險陷方寸之慮宇宙不足盈其明設一慈之救羣生不足勝其化敘地獄則民懼其罪敷天堂則物

歡其福皆泥洹以長歸秉法身以遐覽神變無
不周靈澤靡不覃先覺翻翔於上世後悟騰翥
而不紹坎井之局何以識大方之家乎白日固
能大其言矣今効神光無徑寸之明驗靈變罔
纖介之異勤誠者不覩善救之貌篤學者弗尅
陵虛之實徒稱無量之壽孰見期頤之叟咨嗟
金剛之固安覩不朽之質苟於事不符宜尋立
言之指遺其所寄之說也且要天堂以就善曷
若服義而蹈道懼地獄以敕身孰與從理以端

心禮拜以求免罪不由祇肅之意施一以激百倍弗秉無悋之情美泥洹之樂生躭逸之慮贊法身之妙肇好奇之心近欲未弭遠利又興雖言菩薩無欲羣生固以有欲矣甫救交敝之氓永開利競之俗澄神反道其可得乎黑曰不然若不示以來生之欲何以權其當生之滯物情不能頓至故積漸以誘之奪此俄頃要彼無窮若弗勤春稼秋穡何期端坐井底而息意庶慮者長淪於九泉之下矣白曰異哉何所務之乖

世道在無欲而以有欲要之北行求郢西征索越方長迷於幽都求謬滯於昧谷遼遼閩楚其可見乎所謂積漸者日損之謂也當先遺其所輕然後忘其所重使利欲日去淳白自生耳豈得以少要多以麁易妙俯仰之閒非利不動利之所蕩其有極哉乃 青眩媚綵之目土木夸好壯之心興糜費之道單九服之財樹無用之事割羣生之急致營造之計成私樹之權務勸化之業結師黨之勢苦節以要厲精之譽護法以展陵競之情悲矣夫道其安

寄乎是以周孔敦俗弗關視聽之外老莊陶風謹
守性分而已累旨三遊本於仁義盜跖資於五善
聖跡之獘豈有內外且黃老之家符章之偽水祝
之誣不可勝論子安於彼駭於此玩於濁水違於清
淵耳自曰有跡不能不獘有術不能無偽此乃
聖人所以桎梏也今所惜在作法於貪遂以成
俗不正其獘反以為高耳至若淫妄之徒世自
近鄙源流蔑然因不足論累旨釋氏之教專救
夷俗便無取於諸華邪自曰曷為其然為則開

端宜懷屬緒愛物去殺尚施周人息心遺榮華之願大士布兼濟之念仁義玄一者何以尚之惜乎幽旨不亮末流為累耳黑曰子之論善殆同矣便事盡於生乎白曰幽冥之理固不極於人事矣周孔疑而不辨釋迦辨而不實將宜廢其顯晦之跡存其所要之旨請嘗言之夫道之以仁義者服理以從化帥之以勸戒者循利而遷善故甘辭興於有欲而滅於悟理淡說行於天解而息於貪偽是以示來生者蔽虧於道釋

不得已杜幽闇者寘衿於姬孔閉其兊由斯論之言之者未必遠知之者未必得不知者未必失但知六度與五教並行信順與慈悲齊立耳殊途而同歸者不得守其發輪之轍也論行於世舊僧謂其貶黜釋氏欲加擯斥大祖見論賞之元真中遂參權要朝廷大事皆與議焉賓客輻湊門車常有數十兩四方贈賂相係勢傾一時注孝經及莊子逍遥篇文論傳於世又有慧嚴慧議道人並住東安寺學行精整爲道俗所

推時鬪場寺多禪僧京師爲之語曰鬪場禪師窟東安談義林世祖大明四年於中興寺設齋有一異僧衆莫之識問其名答言名明慧從天安寺來忽然不見天下無此寺名乃改中興曰天安寺大明中外國沙門摩訶衍苦節有精理於京都多出新經勝鬘經尤見重內學

東夷高句驪國今治漢之遼東郡高句驪王高璉晉安帝義熙九年遣長史高翼奉表獻赭白馬以璉爲使持節都督營州諸軍事征東將軍

高句驪王樂浪公高祖踐阼詔曰使持節都督營州諸軍事征東將軍高句驪王樂浪公璉使持節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將軍百濟王映並執義海外遠修貢職惟新告始宜荷國休璉可征東大將軍映可鎮東大將軍持節都督王公如故三年加璉散騎常侍增督平州諸軍事少帝景平二年璉遣長史馬婁等詣闕獻方物遣使慰勞之曰皇帝問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營平二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高句驪王樂浪公

纂戎東服庸績繼軌厥惠既彰款誠亦著踰遼
越海納貢本朝朕以不德忝承鴻緒永懷先蹤
思覃遺澤今遣謁者朱邵伯副謁者王邵子等
宣旨慰勞其茂康惠政永隆厥功式昭往命稱
朕意焉先是鮮卑慕容寶治中山爲索虜所破
東走黃龍義熙初寶弟熙爲其下馮跋所殺跋
自立爲主自號燕王以其治黃龍城故謂之黃龍
國跋死子弘立屢爲索虜所攻不能下太祖世
每歲遣使獻方物元嘉十二年賜加除授十五年

復爲索虜所攻弘敗走奔高驪北豐城表求迎接太祖遣使王白駒趙次興迎之幷令高驪料理資遣璉不欲使弘南乃遣將孫漱高仇等襲殺之白駒等率所領七千餘人掩討漱等生禽漱殺高仇等二人璉以白駒等專殺遣使執送之上以遠國不欲違其意白駒等下獄見原璉每歲遣使十六年太祖欲北討詔璉送馬璉獻馬八百匹世祖孝建二年璉遣長史董騰奉表慰國哀再周并獻方物大明三年又獻肅愼氏

楛矢石砮七年詔曰使持節散騎常侍督平營二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高句驪王樂浪公璉世事忠義作藩海外誠係本朝志剪殘險通譯沙表克宣王猷宜加褒進以旌純節可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持節常侍都督王公如故太宗泰始後廢帝元徽中貢獻不絕

百濟國本與高驪俱在遼東之東千餘里其後高驪略有遼東百濟略有遼西百濟所治謂之晉平郡晉平縣義熙十二年以百濟王餘映爲

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將軍百濟王高
祖踐祚進號鎮東大將軍少帝景平二年映遣
長史張威詣闕貢獻元嘉二年太祖詔之曰皇
帝問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百
濟王累葉忠順越海效誠遠王纂戎聿修先業
慕義既彰厥懷赤款浮桴驪水獻賝執贄故嗣
位方任以藩東服勉勗所莅無墜前蹤今遣兼
謁者閭丘恩子兼副謁者丁敬子等宣旨慰勞
稱朕意其後每歲遣使奉表獻方物七年百濟

王餘毗復脩貢職以映爵號授之二十七年毗
上書獻方物私假臺使馮野夫西河太守表求
易林式占腰弩太祖並與之毗死子慶代立世
祖大明元年遣使求除授詔許二年慶遣使上
表曰臣國累葉偏受殊恩文武良輔世蒙朝爵
行冠軍將軍右賢王餘紀等十一人忠勤宜在
顯進伏願垂愍並聽賜除仍以行冠軍將軍右
賢王餘紀為冠軍將軍以行征虜將軍左賢王
餘昆行征虜將軍餘暈並為征虜將軍以行輔

國將軍餘都餘文並爲輔國將軍以行龍驤將軍沐衿餘爵並爲龍驤將軍以行寧朔將軍餘流虡貴並爲寧朔將軍以行建武將軍于西餘婁並爲建武將軍太宗泰始七年又遣使貢獻

倭國在高驪東南大海中世修貢職高祖永初二年詔曰倭讚萬里修貢遠誠宜甄可賜除授太祖元嘉二年讚又遣司馬曹達奉表獻方物讚死弟珍立遣使貢獻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

軍倭國王表求除正詔除安東將軍倭國王珍
又求除正倭隋等十三人平西征虜冠軍輔國
將軍號詔竝聽二十年倭國王濟遣使奉獻復
以爲安東將軍倭國王二十八年加使持節都
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
東將軍如故幷除所上二十三人軍郡濟死世
子興遣使貢獻世祖大明六年詔曰倭王世子
興奕世載忠作藩外海稟化寧境恭修貢職新
嗣邊業宜授爵號可安東將軍倭國王興死弟

武立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加羅
秦韓慕韓七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順
帝昇明二年遣使上表曰封國偏遠作藩于外
自昔祖禰躬擐甲冑跋涉山川不遑寧處東征
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渡平海北
九十五國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葉朝宗不愆
于歲臣雖下愚忝胤先緒驅率所統歸崇天極
道遥百濟裝治船舫而句驪無道圖欲見吞掠
抄邊隷虔劉不已每致稽滯以失良風雖曰進

路或通或不臣亡考濟實忿寇讎壅塞天路控弦百萬義聲感激方欲大舉奄喪父兄使垂成之功不獲一簣居在諒闇不動兵甲是以偃息未捷至今欲練甲治兵申父兄之志義士虎賁文武效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顧若以帝德覆載摧此彊敵克靖方難無替前功竊自假開府義同三司其餘咸假授以勸忠節詔除武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

荆雍州蠻槃瓠之後也分建種落布在諸郡縣荆州置南蠻雍州置寧蠻校尉以領之世祖初罷南蠻并大府而寧蠻如故蠻民順附者一户輸穀數斛其餘無雜調而宋民賦役嚴苦貧者不復堪命多逃亡入蠻蠻無傜役彊者又不供官稅結黨連羣動有數百千人州郡力弱則起爲盜賊種類稍多户口不可知也所在多深險居武陵者有雄谿樠谿辰谿酉谿舞谿謂之五谿蠻而宜都天門巴東建平江北諸郡蠻所居

皆深山重阻人跡罕至焉前世以來屢為民患少
帝景平二年宜都蠻帥石寧等一百二十三人詣闕上
獻太祖元嘉六年建平蠻張雝之等五十人七年
宜都蠻田生等一百一十三人並詣闕獻見其後沔
中蠻大動行旅殆絶天門溇中令宗矯之徭賦
過重蠻不堪命十八年蠻田向求等為寇破溇中
虜略百姓荊州刺史衡陽王義季遣行參軍曹孫
念討破之獲生口五百餘人免矯之官二十四年南郡
臨沮當陽蠻反縛臨沮令傅僧驥荊州刺史南譙

王義宣遣中兵參軍王諶討破之先是雝州刺史劉道產善撫諸蠻前後不附官者莫不順服皆引出平土多緣沔為居及道產亡蠻又反叛及世祖出為雍州羣蠻斷道擊大破之臺遣軍主沈慶之連年討蠻所向皆平殄事在慶之傳二十八年正月龍山雉水蠻寇抄涅陽縣南陽太守朱雲部遣軍討之失利殺傷三百餘人曇詔又遣二千人係之蠻乃散走是歲湼水諸蠻因險為寇雝州刺史隨王誕遣使說之曰頃威懷所

被覃自遐遠順化者寵祿逆命者無遺此亦尒所知也聖朝今普天肆眚許以自新便宜各還舊居安堵復業改過革心於是乎始先是蠻帥魯奴子擄龍山屢爲邊患魯軌在長社奴子歸之軌言於虜主以爲四山王軌子奕歸國奴子亦求內附隨王誕又遣軍討沔北諸蠻襲濁山如口蜀松三柴克之又圍升錢柏義諸柴蠻悉力距戰軍以具裝馬夾射大破之斬首二百級獲生蠻千口牛馬八十頭世祖大明中建平蠻

向光侯寇暴峽川巴東太守王濟荆州刺史朱修之遣軍討之光侯走清江清江去巴東千餘里時巴東建平宜都天門四郡蠻爲寇諸郡民戸流散百不存一太宗順帝世尤甚雖遣攻伐終不能禁荆州爲之虛敝大明中桂陽蠻反殺荔令晏珍之臨賀蠻反殺關建令邢伯兒振武將軍蕭冲之討之獲少費多抵罪

豫州蠻廩君後也盤瓠及廩君事並具前史西陽有巴水蘄水希水赤亭水西歸水謂之五水

蠻所在並深岨種落熾盛歷世爲盜賊北接淮汝南極江漢地方數千里元嘉二十八年西陽蠻殺南川令劉臺并其家口二十九年新蔡蠻二千餘人破大雷戍略公私船舫悉引入湖有亡命司馬黑石在蠻中共爲寇盜太祖遣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率江荊雍豫諸州軍討之世祖大明四年又遣慶之討西陽蠻大剋獲而反司馬黑石徒黨三人其一人名智黑石號曰太公以爲謀主一人名安陽號譙王一人名續之

號梁王蠻文小羅等討禽續之爲蠻世財所篡
小羅等相率斬世財父子六人豫州刺史王玄
謨遣殿中將軍郭元封慰勞諸蠻使縛送亡命
蠻乃執智墨石安陽二人送詣玄謨世祖使於
壽陽斬之世宗初即位四方反叛及南賊敗於
鵲尾西陽蠻田益之田義之成邪財田光興等
起義攻郢州剋之以益之爲輔國將軍都統四
山軍又以蠻戶立宋安光城二郡以義之爲
宋安太守光興爲龍驤將軍光城太守封益之

邊城縣王食邑四百一十一戶成邪財陽城縣王食
邑三千戶益之徵爲虎賁中郎將將軍如故順
帝昇明初又轉射聲校尉冠軍將軍成邪財死
子婆思襲爵爲輔國將軍武騎常侍晉熙蠻梅
式生亦起義斬晉熙太守閻湛之晉安王子勛典籤
沈光明祖封高山侯食所統牛岡下柴二村三十戶
史臣曰漢世西譯遐通兼途累萬跨頭痛之山
越繩度之險生行死徑身往塊歸晉氏南
移河隴夐隔戎夷梗路外域天斷若夫大

秦天竺迥出西滇二漢衛役特艱斯路而商貨所資或出交部汎海陵波因風遠至又重峻參差氏衆非一殊名詭號種別類殊山琛水寶由茲自出通犀翠羽之珍蛇珠火布之異千名萬品並世主之所虛心故舟船繼路商使交屬太祖以南琛不至遠命師旅泉浦之捷威震滄溟未名之寶入充府實夫四夷孔熾患深自古蠻獠殊雜種衆特繁依深傍岨充積畿甸咫尺華氓易興狡毒略財據土歲月滋深自元嘉

將乎寇慝彌廣遂盤結數州搖亂邦邑於是命將出師恣行誅討自江漢以北廬江以南搜山盪谷窮兵罄武繫頸囚俘蓋以數百萬計至於孩年耋齒執訊所遺將卒申好殺之憤干戈窮酸慘之用雖云積怨爲報亦甚張奐所云流血于野傷和致灾斯固仁者之言矣

列傳第五十七　　宋書九十七